

魔幻与“莫式魔幻” ——《百年孤独》与《红高粱》之比较解读

陈林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经典之作。受马尔克斯及《百年孤独》的影响，莫言创作了《红高粱》。本文主要就《百年孤独》与《红高粱》进行比较解读，发现二者在艺术观念和艺术技巧两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艺术观念上，二者都建立了民族特色浓厚的文学空间概念，确立了基于现实考量之上的悲剧主题；在艺术技巧方面，二者都具有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特征，综合运用了象征、怪诞、意识流等写作手法，并通过鬼魂与感觉，创作出了魔幻与现实相融的神奇世界。通过比较解读，作者进一步分析得出，在借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基础之上，莫言在《红高粱》中进行了大胆创新：他通过融合本土文化和自身体验，创造出了“莫言式的魔幻”。

关键词：《百年孤独》；《红高粱》；文学空间；悲剧主题；魔幻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经典之作。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使这部作品迅速风靡全球，开启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文坛的“文学狂潮”。马尔克斯因此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进而引起世界各地的文学创作者的学习与效仿之风。上世纪80年代，莫言听了别人的介绍之后，开始接触马尔克斯^[1]。与马尔克斯相似的生活经历很快就让莫言对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产生好感与共鸣；并在随后的创作中开始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红高粱》就是典型代表。《红高粱》出版于1986年，讲述的是在高密东北乡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在《红高粱》中，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观念和艺术技巧两方面。在艺术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红高粱》中的文学空间和悲剧主题的确立。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虚构了一个基于现实的马孔多镇，并以此为据点展开故事；为读者呈现出了遭受外来入侵与战乱的拉丁美洲家园。莫言则以生活的高密东北乡为根据地进行创作，通过把在高密东北乡发生的抗日故事以小见大，映射当时中国的现状。《百年孤独》中充斥着家庭悲剧和民族悲剧，而《红高粱》也以批判残酷的社会现实为主，揭露出人性的黑暗与民族的悲哀。艺术技巧上来说，《百年孤独》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鬼魂的出现，神话与典故的融合以及象征手法的运用^[2]。而在《红高粱》创作中，莫言大胆借用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侧重感觉效果，综合运用象征、荒诞、变形、夸张等艺术技巧，实现了叙事时空的飞跃以及魔幻性与现实性的交叉，创造出了“莫言式的魔幻”。

一、封闭而被“开放”的文学空间：马孔多镇与东北高密乡

出生在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从小受到了古老的印第安民间文化和西班牙巴洛克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将各种文化的融合具象化、浓缩在基于现实基础上所虚构的马孔多镇。马孔多镇的建立是偶然的，它是布恩蒂亚家族中的第一代霍·阿·布恩蒂亚为了逃避普鲁登希奥鬼魂的纠缠的结果。马孔多镇从一块荒土中开辟出来，在霍·阿·布恩蒂亚家族的带领下，经历了建立、发展、衰落的历史规律；与此同时，马孔多

镇也见证了布恩蒂亚家族的兴衰荣辱：由此可见，马孔多镇的命运与布恩蒂亚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以至于就如梅尔加德斯的“羊皮书”预料的那样，马孔多镇与布恩蒂亚家族的第七代一起被飓风一扫而光，永远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也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言，它就像是个蜃景似的城镇^[3]。马孔多镇是由第一代霍·阿·布恩蒂亚新开辟的；因此，在发展中，它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开辟者所带来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代表了人类一般的是非善恶，具有普遍性与共同性，是马孔多镇能够实现自我发展而又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石。霍·阿·布恩蒂亚的固执与偏激，乌苏娜的辛勤与传统和皮拉·苔列娜对性欲的无节制与有限度的乱伦等都是马孔多镇文化因素的一瞥，它们搭建起马孔多镇与外部沟通的桥梁。除了开辟者所带来的文化因素，因为没有悠久的历史沉淀和社会、政府干预，马孔多镇能更大程度地被马尔克斯塑造成符合故事发展需要的理想阵地。马孔多镇布恩蒂亚家族历经两年的流浪后选择的营地，它远离其它城镇，孤立地隐没在一片河流纵横的辽阔地带，就连吉卜赛人也证实说，他们来到这儿是由于听到了鸟的叫声。由于几乎与世隔绝，马孔多镇其实就像是一个布恩蒂亚家族的桃花源，它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政府的管辖与统治，霍·阿·布恩蒂亚对初到镇里来的阿·摩斯柯特镇长的反感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马孔多镇的孤立存在其实在一开始就为《百年孤独》中定下了孤独的基调；然而，马孔多镇的孤立存在虽是一种布恩蒂亚家族内在的对安宁的追求，但随着外在因素的主动进入，马孔多镇的安宁被打破，布恩蒂亚家族的发展被打乱。梅尔加德斯是一个外来者的代表，作为一个吉卜赛人，他为马孔多镇带来了外界的知识与科技，影响了镇民的文化与生活；甚至在失眠症弥漫全镇时，拯救了全镇人的性命；他老年时所著的“羊皮书”就像一部剧本，引领着布恩蒂亚家族七代人走过从生到死的家族或者生命旅程。除此之外，以阿·摩斯柯特镇长为代表的外来政治，以香蕉公司为代表的外来经济和以菲兰达·德卡皮奥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等都给马孔多镇带来了众多改变，冲击着世俗观念、瓦解着家族秩序。因此，在布恩蒂亚家族后期，随着外来因素的抽离，曾经辉煌一时的马孔多镇顿时变地千疮百孔，衰落下来。

与《百年孤独》同出一辙，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也立足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空间，外来的事物打乱了内在的节奏，催化了生活的演变。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晚会上，莫言在获奖感言中说到：“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4]。”莫言所说的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就是《红高粱》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原型，其实就是莫言一直生活着的地方——山东高密。在《红高粱》中，高密东北乡地处一片幅员辽阔的平原地带，盛产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是纯真质朴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平静安宁。在日本侵略者到来之前，高密东北乡其实是个安静祥和的小村落，主人公的父亲豆官在去袭击日本军队的路上不时回想起以前那些生动活泼的生活片段，如他跟刘罗汉大爷抓螃蟹的情景。像众多小村落一样，这里也充斥着人间冷暖：奶奶戴玉凤的父亲为了一头驴的嫁妆而不惜将自己十六岁的女儿嫁给高密东北乡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而单扁郎却是众所周知的麻风病患者；为了赢得自己心爱的女人，余占鳌司令在奶奶戴玉凤回娘家的路上把她截堵，并为其杀害了单扁郎。然而，随着上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到来，高密东北乡原有的宁静被打破。日本侵略者打乱了高密东北乡人民的生活，大批劳动力、畜力被强制征用来修路，刘罗汉就是为了去找寻被征用的两头骡子而被抓去当苦力；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高密东北乡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们肆意践踏高粱，随意破坏人民财产。为了抵抗侵略，余占鳌和戴凤莲积极响应，在高密东北乡组织起了民间力量。除了由余占鳌担任司令的

本地抗日民间力量，还有周边的以王旅为代表的地方武装；为了实现共同抗日，王旅的下属冷支队长进入高密东北乡，来与余占鳌和戴凤莲谈判。文中主要描述的豆官跟随余占鳌去高粱地突袭日本人汽车队的事件其实也是冷支队长给余占鳌司令做思想工作后的结果，而戴凤莲的死也可归咎于冷支队长的未及时救援：这一切，如果没有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和地方武装的进入，可能就会呈现出另一种结果。因此，高密东北乡的命运如马孔多镇一般，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共同导致的。再有，因为在作品中不断地强化，“高密东北乡”成为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纯粹地理概念，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5]。

《百年孤独》与《红高粱》发生在地域空间，但马孔多镇和高密东北乡都是作者基于事实基础之上创设的文学空间概念，它们具有现实性、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马尔克斯和莫言通过对马孔多镇与高密东北乡的描述也影射出了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更广阔地域的社会境况。

二、人性编织的悲剧主题：死亡与凌辱

《百年孤独》是一面镜子，照应现实，反映现实。从1830年至十九世纪末的70年间，哥伦比亚爆发过几十次内战，使数十万人丧生。基于这样的现实，马尔克斯通过对马孔多镇人物，尤其是布恩蒂亚家族七代的核心人物，进行生动刻画，对故事情节进行精心编排，使得现实中的悲剧在《百年孤独》中展现地淋漓尽致，悲剧也因此成为书中的主要主题。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主要是通过孤独意识和死亡意识的塑造和描写来衬托悲剧的主题。正如书名《百年孤独》所示，布恩蒂亚家族历经百年，孤独百年。书名中的“百年”可能是出自梅尔加德斯的“羊皮书”，在该书中，梅尔加德斯预言布恩蒂亚家族将在一百年后不复存在；但在该书出版后，马尔克斯自己却曾说过，“百年”只表示年代长久，并非确指一百年。他甚至在1982年12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也题名为《拉丁美洲的孤独》^[6]。不论孤独“百年”还是其它，孤独意识从布恩蒂亚家族第一代延续到了第七代，折磨着六代核心人物的心灵，使得他们孤单地存在，缺乏精神的伴侣。孤单地存在是布恩蒂亚家族人物的生活状态，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却仅靠微弱的血缘或婚姻关系维系一种家族式的存在。布恩蒂亚家族是一个大家族，可从第二代开始，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家庭，后面几代人都不是在父母亲的关爱下成长，而是由乌苏娜、阿玛兰塔和菲兰达·德卡皮奥等几位女性照管。从小就在缺少情感交流的环境中，布恩蒂亚家族后代在成年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偏激、自闭、孤僻的症结，这些不符合人类社会属性的性格反过来也导致或加速了他们走向死亡的道路。阿卡蒂奥是霍·阿卡蒂奥与皮拉·苔列娜的私生子，从出生开始，他就与母亲皮拉·苔列娜分离，被送到布恩蒂亚家族抚养；他不仅缺少母爱，而且缺少父爱，霍·阿卡蒂奥后来与吉卜赛人私逃，阿卡蒂奥就这样在乌苏娜和阿玛兰塔的照料下长大；到少年时期，叔叔奥雷连诺上校把马孔多镇托付给他，而他却在马孔多镇实施暴力统治，甚至要求自己的亲身母亲皮拉·苔列娜与其发生关系，最终死于法律的制裁之下。与此同时，书中性的无节制其实也是对孤独意识的一种诠释。当布恩蒂亚家族的人在缺乏精神的伴侣的情况下，性变成释放、消遣自我的一种方式，正如昆德拉所说，人处于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漩涡中，爱情也正缩减成了实用价值的感官感受一性。可由于世代繁衍，关系庞杂，布恩蒂亚家族出现了众多违背性伦理的事情。第二代两兄弟霍·阿卡蒂奥和奥雷连诺上校与女巫师皮拉·苔列娜的亲密关系；第四代双胞胎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和奥雷连诺第二与佩特娜·柯特的关系；“兄妹”乱伦以及书中末尾提到的姑侄乱伦：这些对正常的性的偏离是人性对性

的贪婪与无知，是对内心寂寞的弥补与排遣，更招致了厄运的降临。死亡意识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百年孤独》中，置身于一切事物幕后的总导演也许就是死亡。从一开始普鲁登希奥被刺死到最后有尾巴的婴儿被蚂蚁吃掉，书中的情节几乎都是围绕着死亡一个已经死亡、正在残废或将死亡的人开展。马尔克斯笔下的死亡可分为自然的死亡、非自然的死亡以及奇怪的死亡^[7]：形形色色的死亡暗示着一个小时代的终结，覆灭了布恩蒂亚家族以及马孔多镇。死亡的对立面是生存，在漫长的家史中，同样的名字不断重复，一方面体现生者对死者的寄思，另一方面体现生者对美好事物重生的渴望；可即使如此，这个家族也不能改变被灭亡的命运，因为外在的暴力、战争和政治纷争与内在的丑恶人性的影响无处不在，不容抗争。除了书中人物体现出孤独意识和死亡意识，马孔多镇其实作为一个物质实体也具有孤独和消亡的属性：保守封闭的地理、思想环境催生了马孔多镇被飓风席卷的悲剧。

与《百年孤独》相似，《红高粱》在主题的表达上，也以悲剧为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进行全面侵华战争，侵略者由北向南，长驱直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红高粱》描写的主线正是基于这一时期背景下的高密东北乡抗日民兵袭击日本汽车队的故事，辅线则是战争发生之前的余占鳌司令与奶奶戴凤莲之间的爱情故事。根据故事的辅线、主线，《红高粱》的悲剧主题可划分为：一是战争前不幸的婚姻；二是战争开始后日本的侵略。战争之前，奶奶戴凤莲的婚姻是悲惨的，在她十六岁那年，由于父亲的贪婪，她被迫嫁到高密东北乡，与患有麻风病的单扁郎成亲，新婚第一二夜，手持剪刀，坐到天明；这门亲事，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奶奶戴凤莲回娘家后，一进村就听说，单家父子已经被别人杀死，尸体横陈在村西头的湾子里。虽说这对奶奶戴凤莲来说是种解脱，但她却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一名寡妇。此后，奶奶戴凤莲没有改嫁，靠着刘罗汉大爷的帮衬，勉强生活。战争开始后日本的侵略是书中悲剧主题的主要表现方式。日本侵略者的到来，给当地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就如红色的高粱片片，人民群众的鲜血血染成河。刘罗汉的死亡悲剧揭露出日本鬼子的残忍本性。刘罗汉在受日本侵略者的指使的杀猪匠孙五的刀下被活活宰割，剥皮示众。奶奶戴凤莲也是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她在给武装队送食物的途中，不幸中枪，倒在血泊中；她的死，像成千上万的抗日烈士，是抗日战士的牺牲，更是“妻子”与母亲的离去。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放任伪军，压榨苦力，抢夺资源，使得高密东北乡民不聊生，国土沦丧：日本的侵略，带来的不仅是国民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命运的悲剧。不论是婚姻的不幸，还是日本的侵略，《红高粱》悲剧主题其实都可归结为凌辱，这种凌辱不仅有亲人之间的凌辱，而且更有民族之间的凌辱。凌辱的背后还有同样的促发机制，那就是人性在作祟。

《百年孤独》与《红高粱》是两部悲剧史，悲剧的产生也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部作品临摹了现实中的拉丁美洲与中国，都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善恶，战争的残酷；唯一有区别的是莫言在《红高粱》中以武装队伍突袭日本汽车队的成功为结尾，暗示着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后，正义的力量终究消灭邪恶的势力。

三、空灵的魔幻艺术技巧：鬼魂与感觉

《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魔幻现实主义也是《百年孤独》最大的艺术特色所在。在书中，马尔克斯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的基础之上，兼收并蓄东西方的神话，通过魔幻的艺术构思和怪诞的故事情节，综合运用象征、怪诞和夸张等艺术手法，从而呈现了拉丁美洲家园真实的社会情况。在艺术构思方面，马尔克斯将幻象与现实、神话与现实

水乳交融，建构了现实中的魔幻和魔幻中的现实。在《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打破了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鬼魂形象频频出现。在马尔克斯的笔下，鬼魂的出现不仅仅是死去的人对原来生活的世界的一种不舍或不满，而且决定着马孔多镇的命运。马孔多镇的建立离不开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鬼魂对开霍·阿·布恩蒂亚和乌苏娜的困扰。一次斗鸡时，邻居普鲁登希奥的鸡被霍·阿·布恩蒂亚的斗败，普鲁登希奥不服，以妻子拒绝同房的事情讥讽对方。霍·阿·布恩蒂亚恼羞成怒，用长矛刺穿普鲁登希奥的咽喉使之当场毙命。普鲁登希奥的鬼魂经常出没在霍·阿·布恩蒂亚的家里，使他心神非常不安。最后，霍·阿·布恩蒂亚和乌苏娜决定远走他乡，并最终与开辟者们一起建立了马孔多镇。梅尔加德斯鬼魂的出现，则间接造成了马孔多镇的消亡。在梅尔加德斯鬼魂的指导下，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得以完成“羊皮书”上的梵文的解读，破译家族的命运。而就在奥雷连诺·布恩蒂亚完全领会“羊皮书”上的意思时，诅咒的命运使得马孔多镇与布恩蒂亚家族一起消失了。除鬼魂之外，东西方神话在书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作品描写马孔多一连下了四年十一个月另两天的大雨，不禁使人联想到《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同样的还有小说的结尾，所有的一切都被飓风一扫而光。在故事情节建构方面，马尔克斯突破了传统的平铺直叙，采取了虚实相生和时间倒错的方式，使得故事情节光怪陆离、荒诞不经。例如，在消失了很久以后，霍·阿卡蒂奥回到马孔多镇，并与雷贝卡的突然相爱；可是，在外人看来甜蜜的爱情却以雷贝卡把霍·阿卡蒂奥杀死在浴缸中终结。再如，俏姑娘雷麦黛丝身上发出一种引起不安的气味，令人头晕的气味，拥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而最终自己乘着床单飞天了，人们只能猜测她受到了上帝的召唤。这些故事描写突破了常理，使人感到难以置信。在艺术手法方面，马尔克斯较多地使用了象征手法，旨在通过象征性的寓意达到讽刺现实的目的。在马孔多镇建立初期，乌苏娜雇佣了来自古阿吉洛部族的一对印第安姐弟帮忙做家务，他们是为了逃避在他们家乡已经猖獗几年的致命失眠症而来到马孔多镇的。失眠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带来的健忘症，于是，人们开始用小便签纸的方式来记录即将遗忘的事物。这种健忘症，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马尔克斯想通过健忘症告诫拉丁美洲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和正在被人们遗忘。但是民族的贫困和落后，国民的愚昧和麻木，却是不能也不可以忘怀的，因为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必须吸取。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初期的创作影响很大，《红高粱》具有典型的魔化现实主义特征；但与《百年孤独》中借用鬼魂、东西方神话来营造魔幻色彩不同的是，莫言带魔化色彩的小说可以说是一种源自丛生感觉的“感觉魔幻小说”^[8]。莫言出生在农村，小学五年级辍学后，他在农村劳动长达10年，对外在的事物和自然有着丰富的感受。正是这种儿童、少年时期的艰苦磨练，培养了莫言发达的感觉能力。在《红高粱》一书中，莫言正是利用了自身超凡的感觉能力，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综合运用，使客观现实具有了自身的主观真实。豆官跟随余占鳌司令进入高粱地时的描写是这样的：拐进高粱地后，雾更显凝滞，质量加大，流动感少，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噼里啪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我义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9]。在这一描写中，莫言通过“作者我”的视角，观察细微，甚至看到了雾的凝滞；身在雾中，流动减少，亦是种触觉的感受；同时，人与高粱摩擦的声音进入“我”的耳朵，作者把它联想成高粱的幽怨声；水珠下落，滴入口中，刺激了“我”的味觉，味道鲜美。像这样出色的感觉描绘，在书中还有很多，它们把读者描写对象融为一体，把读者带入一个新奇的想象世界，使人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与《百年孤独》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红高粱》中充满了意识流。《红高粱》的叙事时间非常的短，给读者

的感觉就是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武装队伍突袭日本汽车队的那个早晨,然而,在这么短的叙事时间里,故事时间却跨越了十几年:意识流弥补了这个时间差,成为了连接完整故事的桥梁,给作品蒙上了一层跨越时空的魔幻特效。除用感觉和意识流营造小说中的魔幻色彩外,象征也是莫言常用的艺术手法。在书中,莫言对高粱进行了极力的渲染,而且特别突出高粱的“红”。红色,不仅是高粱的色彩,而且是象征的载体^[10]。红色象征着鲜血,代表着生命,在日本的侵略中,有众多无辜的民众死在鬼子的抢下,红色是关于民族羞辱的记忆;在高密东北乡的抗日战争中,有很多爱国人士抛头颅、洒热血,红色关于民族抗战的记忆。此外,红色还象征着正义、胜利,武装队伍最终在高粱地将日本汽车队打败;当然也象征着爱情,寓意为奶奶戴凤莲与余占鳌司令惊天动地的爱情。莫言笔下的象征形象地揭露出生命的真谛,像一道闪电直击人类的心灵。

《百年孤独》和《红高粱》通过鬼魂与感觉,综合运用象征、怪诞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各自营造了一个魔幻与现实相融的神奇世界。就如马尔克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所言: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于是,马尔克斯通过“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来更深刻地披露他所在的生活家园。出生在高密东北乡的莫言则在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充分挖掘本土文化,充分结合个人经历,通过感觉来呈现一个藏在内心的魔幻世界,而目的也是为了更客观、直观的展现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与民族。

通过对《百年孤独》和《红高粱》两部作品的比较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莫言对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在艺术观念和手法上的学习与借鉴。莫言曾说:“我在1985年中写了五部中篇和十九个短篇小说,它们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1]然而,莫言在创作中却不是单纯的效仿马尔克斯,而是大胆创新,不断发展,在《红高粱》中,莫言更多地,是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大背景下,通过融合本土文化和个人经历来创作“莫言式的魔幻”。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认为:“一个民族的文艺总是以它的独特性获得世界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12]这也可能就是莫言深深扎根高密东北乡,不断寻求《红高粱》本土性、民族性的根源了。

参考文献

- [1] 穆肃. 莫言:我和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N]. 东莞日报. 2011-06-27 (A13).
- [2] 陈光孚. “魔幻现实主义”评介[J]. 文艺研究. 1980(05): 131-158.
- [3]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M]. 黄锦炎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 202.
- [4] 莫言. 母亲是我的人生模特[J]. 爱情·婚姻·家庭. 2013(Z1): 41-43.
- [5] [8] 曾利君. 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5.
- [6] 刘浩. 魔幻之境 孤独之旅 悲愤之歌——《百年孤独》之悲剧意蕴探析[J]. 青海社会科学. 2009(02): 74-77.
- [7] 郭逢胜. 论《百年孤独》中的死亡[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04): 86-89.
- [9]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7.
- [10] 崔存凤. 红色意象:民族精神的召唤——《红高粱》中的“红色”意象的原型解读[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5): 119-120.
- [11] 张卫中. 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1(01): 79-83.
- [12] 赵宪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基础[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Magical Realism and “Mo-Yan Style” Magical Realism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betwee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Red Sorghum*

CHEN Li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s a masterpiece of the Columbian writer Márquez.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árquez and hi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Mo Yan created *Red Sorghum*. This paper mainl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betwee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Red Sorghum* and finds that the two pieces of work share great similarity in artistic idea and technique. As to artistic idea, both of them set up literature space with distinctiv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 tragedy them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reality. As to artistic technique, both of them are characterized by magical realism, use writing techniques of symbolism, grotesque and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create a world fused with magic and reality by means of ghosts and sense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makes a analysis further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based 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n his work *Red Sorghum*, Mo Yan also makes bold innovation and creates “Mo-Yan style” magical realism with domestic culture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Key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Red Sorghum*; literature space; tragedy theme; magical realism